

映秋院

日记

● 乔传藻 著

林徽因设计的映秋院里
生命像小草一样的成长记录
秘密而骚动的青春往事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映秋院

日记

● 乔传藻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映秋院日记 / 乔传藻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22-15440-7

I. ①映… II. ①乔… III. ①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7235号

责任编辑: 李 爽 刘 焰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校对: 徐 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映秋院日记

乔传藻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5440-7

定价 42.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书生清澈

——《映秋院日记》序

汤世杰

世事盈沸之际，时见美丑混杂清浊莫辨。某日，便突然想起了乔传藻先生早先不时向我提及的，会泽院的清越钟声。自打搬了家，我已好久都没见到乔先生了，也不知他原先所居之处。那个晨昏皆能听到清越钟声的院子，是越发葳蕤了呢，还是已然有些荒芜？先前，先生住在校园里，我住得离他也不远，隔三岔五，晚间散步，会沿着会泽院的清亮石阶拾级而上，到他那里小坐一会儿，闲聊一番。话题其实家常驳杂，无非就着我们都在心的文字或艺术，细斟慢品一杯人生的苦茶。尔后，我便再一路穿过林徽因设计的映秋院、闻一多在此演讲过的至公堂及会泽院，慢慢踱回家去。其时，空气清新的校园，树影幢幢，花草漫漶，从巍然可见的那座古老钟楼上漾来的钟声，则润和清澈，总能叫人悠悠然放慢脚步，体味那钟声荡漾的夜空，有着怎样的清澈与明净。

日后读明人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尽管袁中郎言说的是那口“满井”，字里行间，倒正是我品味过的那种清澈。于是每读此文，就会想起乔先生，和他说过的清澈钟声。一个人，从十七八岁开始，在那院里读书、任教直至退休，一住几十年，住出了感情好理解，待出了清澈却不易。记得我曾以短文《人心之钟》，记下当时听到那钟声的一点心得。孰知不久，我们便相继搬离了闹市，各奔东西了。电话尚不普及的年代，就那样莫名地断了联系。唯那曾经叫我凝神多思的钟声，依然会不时地在我耳边心头，悠然响起。

乔传藻先生那时所授，乃大学写作课程。我虽一直没听过乔先生的课，倒听几位出自云南大学的友人说，即便所攻非为文史专业，竟也选修过乔先生的写作课——或许那正是文学热的年代，更或许是乔先生的课讲得好听，就如会泽院的月夜钟声。他自己的文字，便是明证。乔先生以儿童文学作品名世，《哨猴》《醉鹿》《山野之魂》等诸多名篇，恰如袁宏道所说之满井，“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那只因误食了发酵野果而醉得晕晕倒倒的鹿子，何其可爱？而那只忠于职守的小猴，又何其机警？明人吴从先曾谓：“人生领趣最难，雪月风花之外，别有玄妙；人生相遇最巧，趋承凑合之内，别有精神。”称这位葆有童心擅长“领趣”，且“别有精神”的乔先生开创了云南儿童文学写作的新风气。由此而成为《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的领军者，恰是实至名归。而我一向以为，真好文字，如希梅内斯《小银与我》之类，是不分儿童或成人，尽可深读且反复读的。成人多心机太重而天机尽失，读读乔先生那些天趣盎然的文字，如对明镜，魂魄也会慢慢清澈起来——如此，我与乔先生的相遇相识，便也称得上是“最巧”了。

只是有时就想，于我，乔传藻先生恰是一汪清澈的水，然一介书生怎么就会那么“清澈”，亦有那样清澈的文字呢？相识之初究竟相知尚浅，一直不甚了了，终至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直到有一年，相约同往滇西，出面招待与会者的主人，席间突然撇开客套，直奔乔先生举杯敬酒道：乔老师或记不得我了，但我至今还记得乔老师——当年，乔老师曾给我们上过课，我因此可算是乔老师的一个学生，乔老师自此也成了我们那帮小年轻的引路人！见众人惊愕，主人便说，是在“文革”中，乔先生受校方指派，要将课程开到昆明近郊一个铁路企业。那样荒唐的年代，对一个大学教师，所谓“把大学办到工厂农村去”，实出无奈，敷衍敷衍，走走过场，并不为过。乔先生

则不。在奇冷酷热的破旧铁路车皮里，他竟将一堂堂课讲得深入浅出万般有趣，更以文明的烛火，照亮了那些年轻徒工混沌的未来。于是那个礼节性的欢迎，便成了至今乔先生与那帮后来各自考上大学，早已是各界骨干的“学生”不时相聚的缘由。我因也在铁路做过事，认得其中几位，曾好几次忝陪末座，得以领略那段在非常日子里结下的清澈情谊。

也就在那之后，终于跟乔先生联系上了。去秋，前往滇南与众友人聚，谈及文学，先生禁不住众人之请，竟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令人大惊。原来先生平时虽寡于言语，倒是根器只在心中！说起幼时在家读书写字，母亲总是悄悄地为他抹干净了桌子，然后悄悄地走开，为他留下一方温馨的清静；讲到当年双亲居于滇南，自己独自在昆明求学，假日坐上小火车一路颠簸，下车便慌着去赶最早那趟班车时，早已哽咽不已。那是我头一回见先生在众人面前动情失态，总算听了一节先生的授课——不唯是文学的，也是人生的。

文之清，出于人之清。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先生曾因一篇著名文章《论文学是人学》而获罪。依我理解，所谓文学是人学，不仅说的是文学的写作对象是人，而文字之所生所出，来源也在于人。人是一切文字的出发点与归宿。很难想象，一个污浊不堪的灵魂，会写出清澈的文字。清澈不唯清晰明白，倒多了一点深邃，几能让人一眼看到底；清澈也不是清雅，更多了些率性自然，不是故作的风雅。真正的清澈，该是自然的沉淀，是天质的呈现。这世上，什么都可以装，唯独清澈，是装不出来的。

杜甫有句：“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真让我了然乔先生那种清澈由来的，倒是乔先生年轻时留下的文字。先是在新浪微博上，读到他以网名“昆明老汉”发布的多则微博。每则微博限140字，乔先生就在那样逼仄的篇幅里，娓娓讲述他生活中的精彩往事，每段都是一个年轻生命对世事的洞悉。继而读到他的《映秋院日记》，更是于字里行间，屡屡发见一个质朴却高蹈的灵魂，曾经经受了时代怎样的淘

洗与磨砺，终至历练出了那样的率真与清澈。日记，那种真正的日记，那种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深藏于心的，纯属记日记者每日的扪心自省。既映射出天光日影与月夜星辰，也记录着一个青涩学子，怎样如一株幼树那样，不分日夜地吸取着天地精华，锻造着自个枝干的结实与内心的充盈，直至捧出一树齐天的青葱。读那样的文字，如骤见一道从未打开过的生命暗隧，随清澈流水匀匀放走的，是一条幽缓漫长的时光河流，一条颠簸不已的生命小船，和一树开开谢谢生生不已的三春桃花。其间，当然也有礁石浅滩的凶险，卵石的创痕伤痛，贝壳的空寂落寞，但无论高唱与低吟，迂回与湍急，曲折与跌宕，都真实得像已然发黄却实实在在的图像，无声地灌注着我生命深渴的空杯。转眼间，快乐装进了那么多，忧伤也装进了那么多，而我对那种清澈的淋漓浇灌，却一直地未见匮乏……

年轻时，多少人，不曾用一册自己喜欢亦漂亮的小本子，记下自己青春的梦？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但终因眼见无数人因日记闯祸，因日记遭罪，便早早地一弃了之。那样连将记日记也视为畏途的年代，到底已离我们远去了。那天看到乔先生保留至今的几十本日记，先是一惊，继而一喜，深感弥足珍贵。当即想起一件事来：越战期间，一个美国男子每晚都点着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其反战立场。即便雨夜，他依然拿着蜡烛站在那里。有记者忍不住问他，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着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吗？他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忆及此，不由得想长啸一声：书生清者自清，其奈我何？

2016年3月7日于昆明

目 录

书生清澈——《映秋院日记》序	汤世杰 / 1
玉案山日记 (1957—1960 年)	/ 1
映秋院日记 (1960—1964 年)	/ 129

玉案山日记

(1957—1960年)



供我尔供泰永地的香客。

游萨克夫人均面安加，勇士卢加藏加，老猎人加伯伯，俄罗斯斯黄半神士黄半宁，——凡被拉拔的人，皆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些人啊，早晚在苏海要，浑浑一样清晰，这童子你是谁？记住了，你会喝酒，与苏海地加伯伯醉就通有的感觉，一定在你的记忆里，你要会会醉吗，与苏海地苏海地的卢加并我地等的经历，也会令人物呢？

惠英宁地卢玛面安加，你的爱情梦白，常常会引方小子的基鸣，我已经离开的世界是那样与再见，心中依然形影，所以我不相信我能爱她，我之敬的苏海，正如我之欣赏萨山与天空的美丽一样。

英雄，因为她和他们是一种明英雄。

无望的爱情，这是精神的解脱，中国的

守时，记住这句话吧。

校长外出时很苦，他说：百分之八十的学生，生

源点，楚楚感，到苏海地，能者者我们说：

创子能者在半空中，苏海，校长又告诉我说：

中以后招收的平交，要以奇技新奇为主，学校除

留苏海地苏海地小四外，还打算在一百英里，五

英里，八十里外，叔接苏海一千线，校长说：

的时，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苏海地

1957年

7月15日

昆三中举行初中毕业典礼。校长讲话时，甘国裕坐在我旁边，他听也不听，低下头，自言自语总在重复一句话：糟了！怎么办，怎么办？同学嫌他窝囊，小声讪笑：干虾，怕什么，正好拿你下酒！干虾是甘国裕的绰号，我从来不这么叫，他还愿意和我同坐。

今年，昆三中毕业八个初中班，听说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可以升上高中，剩下的，全都丢到社会上。甘国裕毕业考三科不及格，升学怕没有指望了。他确实碰到了“怎么办”这个难题。本想安慰几句，一想到自己的中游成绩，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7月16日

傍晚，南坝河温书回来，天黑了，教室的灯光有些怪异：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就像有人在故意拨弄开关似的。升学考快到了，大家都在紧张复习，谁敢捣乱呀？

不等我推开门，教室里的灯，全黑了，迎窗的课桌上，有个人手里舞动一根棒棒，怪喊辣叫，课桌上跳来跳去。衬着窗格外暗蓝的天空，我认出了这个人瘠瘦的身影。有些面熟，他是谁呢？我找到开关拉线，一瞪，照见了一张流汗的黄脸、鼓起的红眼睛，他恶狠狠地用木棒指着

我，大喝一声：

“刘玄德在此！”

他是甘国裕。和我们一起同学三年的甘国裕。少言、憨直的甘国裕，今天，怎么一下成了这个样子？

玻璃窗破了一大块。窗外晃动着看热闹的人影。我叫着甘国裕的名



字，告诉他我是谁。他眯也眯，一个劲地大叫：我是刘玄德！没办法，情急之下，我接口说道：我是诸葛亮。神奇得很，他立马安静下来，向我一拱手，说：愿听将令。

我去到窗边，恳请教室外边的同学快些散去。

我拉着甘国裕的手，邀他坐下，他不坐。我说，我们要研究军事计划呀。他坐下了。我问，谁欺负你了？他的回答不得要领，东一句西一句的，每说一句就用木棒敲一下课桌，声响震人耳朵，好好一张桌面，被他敲出许多蜂窝。我发现，想要让他听话，必须先说自己是诸葛亮。一说诸葛孔明在此，他就连连点头，诺诺应承。

我的同学疯了。

甘国裕家在橡胶厂职工宿舍，离学校很近。我哄着他站起来，想送他回去。正要转身，他一把抓着我的胳膊，发红的眼睛，直瞪瞪望着我，问：你说，毛主席好不好？我揣摩着他的心思，反问：你说呢？他也不想，接住我的话：好！世界上只有毛主席好。他见我手里拿着本书，又说：毛主席的选集你看过没有？我有三大本，明天借给你看看。够你看一辈子。

我们刚要走出教室，甘国裕一下记起什么，他盯着窗外晃动的人影，大叫着又想去追。原来，教室的课桌上还丢着课本、练习本，地上还有打翻的墨水。窗外的同学，正等着甘国裕快些离去。我说：我是诸葛亮，你敢不听从我的吩咐？甘国裕收住脚步，不追了。

出得校门，十多分钟来到橡胶厂宿舍。甘国裕家住二楼，房屋窄小，却很干净。母亲是个贤德的人。看到一个陌生人带着儿子回来，没有露出丝毫的惊讶，说话，做事，全都顺着儿子。我在心头暗暗难过，作为一个母亲，怎会这样心硬？难道她真的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想把学校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又不想让甘国裕知道。正琢磨呢，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算盘，取下来，递给我的这位同学，对他说：好好打算盘，打不好不要来见诸葛亮。他乖乖地接了过去。

我对国裕的母亲说，我是他儿子的同学。我说，真不敢相信，甘国裕成了这个样子。

面前这个女人，宽慰的口吻不见了，满脸是哀苦的愁云。她小声地告诉我：她和国裕的爸爸，白天都在厂里上班，对国裕的关照少了，想起来就难过。初中毕业这段时间，国裕几科不及格，将来怎么办？国裕性格孤僻，别人说他几句，通通堵在心里，最后，铸成大祸。女人还告诉我，国裕的爸爸打算把儿子送回四川，路上要走一个多月。四川有个亲戚开药铺，可以更好地关照他。国裕主要是思想病，白天赶路，晚间他会睡得更好一些。不像现在，他整夜整夜瞪大了眼睛望着天花板，急死人了。走出家门，时不时还会听到熟人的闲话，这些，都会加重他的病情。

我们正说着话，甘国裕“哗啦”一声摔了算盘，木珠子滚得遍地都是。他说，算盘也来欺负我呀，咋个都整不对。他想喝水，提起茶几上竹壳热水瓶，揭开盖子就往嘴里倒。许是水烫了，“乓”的一声，热水瓶掉在地上，碎了。他蹲下去拾起一片碎玻璃，镜子似的举在面前，照着，喊起来：妈耶，你快来看，我的头怎么变成方的了？母亲垂下头抹眼泪，一边还要哄慰他：不方不方，好看着呢。

离开时，甘国裕的母亲送出门来，再三谢我，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她说，甘国裕明天要是去到学校，麻烦我帮着哄回来。她还告诉我，国裕的父亲见儿子这样，偷偷哭过几场。有一次，让甘国裕看见了，问：爸爸为什么哭？妈妈说：还不是为你。国裕听了，先是一阵大笑。突然，他也扶着楼梯，抽动肩膀痛哭出声。

往回走的路上，心情特不好。甘国裕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都有责任。他性格内向不假，人也长得瘦弱，为什么一些同学偏偏还要欺负他？取外号，不和他玩，答错了题还公开笑话他；有时，又长时间不理他，由他整天绑在课桌上，教室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愧疚，让我什么也说不出。



7月17日

甘国裕的不幸，全班都知道了。中午，我们相约去看望他。

上楼梯时，他正在屋里小声哼着歌。隔窗一看，他一边唱，一边用麻线把每本书都捆起来。见了我们，神情淡漠，只对我们杂沓的脚步声感到新鲜，偏起头往我们脚底下看。眼睛亮了亮。

同去的伙伴，不知道说什么好。转着头，想找点事情帮他做做。一插手，又担心他会生气。正犹豫，我们转头看见矮窄的门框两侧，有一副甘国裕自己写的对联，一边是：天为什么这样高；另一边是：地为什么长乱草。我们正在看呢，甘国裕转过来，嬉笑着撕了。

平静了一小会儿，渐渐地，病人露出锋芒。他烧所有的练习本，写过的，没有写过的，全烧。最后，脱下板板鞋，也要烧。他拿起火扇，扇得纸灰眯人眼睛。乐得大喊大叫：借东风啦。末了，他又一捧一捧地将灰烬放进纸箱去。

有一位同学，见他的纸火扇破了，答应明天送一把新的羽毛扇给他。甘国裕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7月18日

雨为甘国裕压尘。他今天起程去四川。祈祷他一路平安。

班主任陈丽卿老师给我们介绍说：甘国裕的爸爸，实际上是他的叔叔。叔叔待他，视如己出，亲如骨肉。他的生父在四川行医，最近来信说：你考不起高中，对家庭不好交代。这封信，把他整个压垮了。另外，班上的一些同学欺辱他，乱取绰号，也产生了很坏的作用。

7月30日

升学考最后一科是数学。卷子打开，试场一片叫苦声。百分之九十九都被抽了卷。本人也不例外。归来路上，我校女生，一路抽抽噎噎的。男生狡猾，哪怕考“砸”了，脸上也不露出苦楚的神色。比泪水

的表达还要刻骨的忧伤，深深埋藏在心底。时或，只在焦虑万端的眼神里，窥见内心的隐秘：失望和懊恼。

我们班的小莫没考好，他说，顶多得十来分。开头，他还绷得住，没走完半条街，哭了。越哭越伤心，劝也劝不住。他诉说考试过程的最后一句话，总是：粗心呀，我考不上了。弄得像祥林嫂一样唠叨。他不敢回家，街头走到街尾，饭也不吃。盯着街上的霓虹灯，看着看着，目光也会发直。

我有些害怕了：天呀，出一个甘国裕就够了。

8月7日

我报名下乡当农民，学校批准了。班主任帮着办完了户口迁移手续，她对我说，学校的意见是：考上了高中，你还得回来读书。我说：考不上，就在乡下种大南瓜给老师吃。

团市委在南屏电影院召开大会，欢送下乡务农的63个学生。会后，潘市长、市委书记和我们在电影院门口合影。书记含义深长地说：我们今天照相，人都在一起；以后，千万别少了其中的一个呀。说完，他指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同学说：我参军时，没有他大，枪杆子都扛不动，今天，还是熬过来啦。

63个戴大红花的下乡学生，昆三中占四个，我只认得15班的车继祖。他代表大家上台讲了话。车继祖个高，脖长，头小，普通话说得不错。

8月8日

我和别的几个同学一起，在德胜桥上了船，顺水而行。不到一个钟头，船靠岸了，这里是乡政府，有同学叫了一声：到家了！

远近几个村的干部，上至村长，下至生产队小组长，都来了。乡长要求我们要吃得苦，耐得劳，环境变了，建设新农村的热情不该变。跟着，宣布了各人的去处。我分配到陈家营，接管我的主人名叫李洪全，



四十多岁，手里握一管尺来长镶玉石嘴的烟袋杆。他眼里堆着笑，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可来了，这太好了。

先到乡，后到村。和陈家营的村干部座谈。有一个老人，怕有五十岁了，额头皱纹间就像夹杂有煤灰似的，发黑。老人心性活跃，像个少年人，也容易激动。他用自己的话重复乡长的嘱咐，告诉我们：这里和城市相差很远，城里人一出门就是电灯电话，路又平坦，吃的是机器水。不像我们这里，不单是卫生差，环境也不好，就像今日烧给各位喝的水，黄稠稠的。喝久了，肚子里会堆起个沙滩。村里人能过，我也能过。所有的不习惯也会变得习惯。这是我心里的话，没说。

陈家营像别的村子一样，土地联合经营，农民靠工分吃饭。工分像戥子上的准星，关系着每个人的温饱。村里识字人少，有时，全村二三十人打着火把，坐在公房里，专等一个识字的人来计分。记分员认得的字也不多，耳朵还有些背，有时还会发点民族脾气，你说急人不急？

我暗自下定决心：往后，不单是我要挣够自己的工分，也一定要帮着社员记好生产队的工分。

分给我的住房，就在李洪全家院子里。

我住楼上。这间房子本来是留给一个转业军人的。他在附近一个村子上门，房子空闲下来。知道我要来，转业军人很慷慨地让给我住。楼板上堆满了粗糠、豆秸、稻草、水车龙骨，还有蜘蛛网，村里人称作老虎丝。将这些东西清理到一边，给我腾出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空地来。楼上光线很暗，白天要想看书也得点灯。靠楼梯口有一个牛眼睛大小的窗子，这窗户要是开高一点犹有可说，它偏偏和楼板一般平，光线进来，全都照到床底下去了。

床板高低不平。几位大婶在院子里，不大一会工夫，给我打出了厚厚的草垫子。

主人家有个小男孩，九岁。我送他一张列宾的油画画片，他倒着欣

赏。最后，送给妈妈剪鞋样去了。

晚饭后，李洪全叔叔带着我在村里转转。

陈家营有三个茶室。两个老信茶室，一个青年茶室。村里的成年男子，轮流进茶馆当值，轮流进去烧水卖水。茶室门窗古旧，很有些年头了。门扇上，无一例外地贴着一张红纸，写着：虽是休息吃茶莫忘榜田。茶室里烟雾缭绕，老信茶室的烟气更重一些。青年茶室气氛活泼，一到夜间，这里就会聚集大批戏迷。戏班里的乐器挂满一面墙：鼓、镲、琴、锣，一样也不少。

李叔叔带着我，在青年茶室下象棋，我在一旁当军师。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分在附近几个村子的同学，相约来看我。他们来到我住的楼上，严增辉说：这房子有鬼。杨宗敏赶忙接过话去：好人，你不要再吓他了。我只是笑笑。

送走了同学，我独自顺着河岸走回村去。月色很好，宽广无边的稻田浸在月光里，弥漫起银灰色的雾幔。小溪边的蛙声在为汨汨的流水做低音伴奏。我回望西山，映衬着绽放出璀璨星芒的天幕，睡美人的轮廓特别清晰。不，应该说特别清秀。滇池和昆明坝子，都是她注目的对象。我明白了，千百年来，睡美人一直眷顾着我们。从昆明还是一个小渔村开始，她就在陪伴昆明人了。

8月9日

第一个劳动日。

李洪全叔叔交给我一把轻快的板锄。编入蔬菜组。组长名叫张标，一个朴实少言的年轻人。

青年小伙毕竟贪玩，他们歇下担子，忙不迭地直奔河埂跑去，站在埂子上，邀约妇女对山歌。女人们正在树荫底下摘辣子，不管大嗓门怎么吼叫，她们就是不理。挑战者只得没趣收兵。一路走一路回头张望，有人冒出一句：建议政府划出山歌区，对调子找得着人。